



譯荒尤 著夫諾平諾非亞·A

西班牙萬歲

行發店書活生

西班牙萬歲

著夫諾干諾非亞·A
譯 兢 尤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

譯 敘

我國的婦女永遠也不做壓迫者的犧牲品，我國的男子在刀擊之下永遠也不失足。大人、小孩、婦女、老年人，大家一齊灌成一條，一條有信仰的勝利的激流起來，西班牙人民母親送走自己的孩子，不要哭，孩子們是抱着必死的決心去出征的。婦女們必須有男子的犧牲的勇氣。奮為英雄的孀婦，不做懦夫的妻。寧可西班牙化為廢墟，而西班牙人不能變成奴隸。我們應該永遠粉碎法西斯主義與其屈膝而生，不如挺然地死去！

——這是「萬歲，西班牙」劇本中間的女英雄——「一位熱情的護民官和領袖」——

桃洛列斯對西班牙民衆說的話。這是使我熱烈地愛這個劇本而勉力地把牠譯出來的一個理由。

不是嗎？這在德意法西斯蒂慘無人道地屠殺下的英勇的西班牙民衆吼出的悲壯熱烈的戰歌，由在敵人侵略下的我中華民衆的聲音來吼唱是最合拍不過的。這種呼聲，從西班牙民衆的心之深處爆發出來的聲音，也就是我們的聲音呀！

二

作者把本劇標明爲「二部帶尾聲的浪漫蒂克的劇本」形式上，這兒非但不按着習慣應用「幕」來做劇的發展的梯級；就是「場」或「景」的轉換，這兒應用的也不是作劇術上的傳統手法。牠已不是我們平常所謂的舞臺脚本，而簡直是「一個有聲電影的拷貝」了。聲音，尤色與人事，境况，多用着「淡出、淡入，」「化入、化出，」甚至「疊印」的「攝影」方法，

「織接」是極其明快、素朴而靈活的。這是我熱烈地愛這個劇本而勉力地把牠譯出來的第二個理由了。

不是嗎？在這戲劇的武器作用將被大大地發揮，演劇者該在各種戲劇形式中追求出最戰鬥的來作大胆的嘗試與有效的應用的現在，這「有聲電影的拷貝」式的劇本之介紹，當不是無益的事。——至於因着自己翻譯的能力有限，雖是「勉」了，仍像一個不甚高明的洗印師在翻印拷貝時損壞了原拷貝或多或少的部分，倒是頗不自安的。

可是緊接着就來的該是演出問題了。

以莫斯科勞動組合劇場和列賓格國立劇場那麼完全的設備，用轉動或昇降的舞台來當活動的銀幕，演映這樣的戲劇，自然毫無問題，可是我們呢？

這我想原則地建議給有心作大胆的嘗試的演劇同志，不妨採用一部分舊劇——京戲和地方戲的方法來演。自然，許多重要的實際問題，不是這兒所能說述得完，而須要作更週詳

的討論的。

三

還是回到內容方面來談談吧。這個劇本據說是作者用一個月的短促時間寫成的，出版期是一九三六。寫的是去年七月西班牙叛軍作亂中，擁護民主政府的人民第五軍與民衆的戰鬥情形。

劇中的人物，不但如桃洛列斯，何哲等領導者真有其人，就是巴塞隆那的滑稽家和那把三個女兒都交給義勇軍，都在反法西斯徒的英勇鬥爭中犧牲掉的那個老太婆也是實有其事的。比如滑稽家叫米格爾，老太婆叫莎莎亞娜。

其中，特別值得我們介紹的是何哲和桃洛列斯。

何哲·第亞司是塞維拉人，是真正勤勞階級的兒子。由於貧苦的家庭生活，幼年時就聞

始艱苦的工作了。十二歲起就幫人家做雇工，受主人的凌辱，因此他開始了憎恨不合理的資本制度。一九一七年起參加他故鄉的工運。苦鬥十年中成爲英勇卓越的鬥士和指導者。一九三二年因工運在本鄉被捕下獄，判了十八年的徒刑，當時各地各派的工人一致聯合着要求政府釋放了他。三三年在競選鬥爭中又被捕，未滿一年再由工人羣衆強迫政府恢復了他的自由。一九三四在血腥的十月中，何哲是號召廣大的羣衆起來摧毀白色恐怖主義者的第一個人，在偉大艱苦的運動中任着巨艱，顯出他的革命大領袖的才能。去年二月國會選舉，工人羣衆推他做代表，爲人民陣線的勝利而戰。從法西斯蒂暴叛的第一天起，何哲在前線，在後方最勇敢最艱苦地領導羣衆鬥爭着。

桃洛列斯·依巴路利是阿斯杜里亞的礦工的女兒。做過咖啡館的洗碗女傭，發財人家的奴婢。可是她一有時間就教育着自己。十七歲起參加西班牙社會黨，在創造與鞏固勤勞大衆之利益的組織中，她常常顯着革命的領袖的能耐。在殘酷的與封建地主君主政治的鬥爭

中，在與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政治鬥爭，在克服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在工人羣衆中影響的鬥爭中，她是我們這時代的最英勇偉大的婦女之一，是爲西班牙謀解放的女英雄。這位「潑辣的」胆質的女人，因爲和勤勞大衆的敵人鬥爭的殘酷和堅決，被大家稱作「上帝派給我們的護民官和領袖」，被起着渾名叫「派蕭那利亞」——熱情家，有信仰的潑辣女人。

「派蕭那利亞」的傳記是不能和二十世紀的工人運動史中的偉大事件分開的。一九三四年做過瑪德里五萬婦女反法西斯游行的領袖，她曾武裝過阿斯杜里亞的婦女作過反法西斯的戰爭，被壓平後，法西斯主義者一面謠傳她已經被打死，一面在暗中通緝她。女工們曾經抬着她的空棺材游行過，聽說她被捕了，又強迫着政府釋放了。一九三六的二月，她在阿維獨領導過三十萬人的大示威，親手高舉旗幟扑到大監獄前去要求政府釋放政治犯。因此受了傷。在國會中，她用炸彈轟毀過法西斯蒂。這次大戰中，她出死入生地致力於後方與前線的反法西斯活動，「派蕭那利亞」這渾名震動着全國。在鬥爭極緊要的關頭，她曾偷逃到巴黎，

在幾十萬羣衆面前，演講西班牙民衆的英勇事蹟，與德意法西魔鬼的殘酷和無恥。要求法國武裝保護西班牙。當時法國的一位布爾喬亞名記者也稱讚說：「這多麼偉大的女人呀，祇有在人民的壁壘中才會有的……。」

——西班牙戰爭的週年日。

劇中人

米古哀利

公查列士

恩利軻

亞尼達

母親

洛齊達

柳霞

康卡

何哲

桃洛列斯

托兒列洛

司令官

滑稽家

大學生

賣報夫

擦皮鞋的

老頭兒

孫兒

新聞記者

女畫家

將軍

牧師

工人（這以下各若干人）

農民

婦女

青年

兵士

仕官

飛行家

民團兵



西班牙革命領袖伊魯巴女士

第一部

夜間。

海岸。

浪吼着。

遠遠的探照燈的光突破着黑暗。

分辨不大清楚的號令聲。

兵士們出現在海岸上，刺刀尖兒發着光。

沉默的登陸者走着，搬着箱子、軍用品。

人影時隱時現。

三個兵士站在一邊。

第一個 這是什麼地方？

第二個 西班牙。

第三個 爲什麼把我們運到這兒來？

第二個 打仗呀。爲着這個，人家才給我們關餉的。

第三個 跟誰打呀？

第二個 跟西班牙人。富郎科將軍想做西班牙的希特勒。

第三個 可是西班牙人願意麼？

第二個 不用問他們……

第一個 跟西班牙人打仗，就跟西班牙人打仗。日本人給我錢，我跟中國人打過仗。德國人給我錢，我在摩洛哥做過秘密偵探。現在富郎科將軍給我錢……在我全都是
一樣。

第二個 你叫什麼名字，怎麼全都是這樣？

第一個 我叫依凡諾夫。我是俄國人。

第三個 你不是俄國人……你是白俄。你沒有祖國。

第一個 我們大家都沒有祖國。

第二個 因此才有餉關呀。別人可就沒有啦。

第三個 我有祖國，我是西班牙人。

第一個 就是說，過去的犯人囉。

第三個 我是客籍軍。別提我們的過去吧，狗東西，我們在等待什麼呀？

第二個 大批的軍需品。德國的飛機、意大利的大砲、跟別的外國軍火……

(摩洛哥人，說着帶喉音的話，走過來)

(後來聽得見德國人的口音)

(飛行家們走過來)

第一個 這些是德國的航空義勇軍。

第二個 將軍很優待飛行家。

第三個 假如我們打勝了的話，他會更加優待德意志人吶。

第二個 你說「假如」，你難道還懷疑麼？

第三個 戰爭，就是彩票。

(遠處的叫聲「整隊！」)

(軍號吹着)

(官長們走出來，站在排列好的兵士前面——軍隊是看不見的，在黑暗中，只能猜測他們是爲了歡迎而排列着的)

(火炬下，職員們伴着一位將軍走出來，走上高處)

將

軍

就是他，西班牙的海岸。勇敢的西班牙人、客籍軍、摩洛哥的射手、英武的摩爾人。在整個的西班牙是一週明朗的天空。這個信號是剛才蘇耶特廣播電台播送來的。就是他。

(天上出現着電光的字：「在整個的西班牙是明朗的天空。」)

將

軍

根據這個信號，我們要升起神聖的叛旗。爲着上帝、教堂、教條和力量。在巴塞隆、賽隆、賽爾、沙拉戈、司瑪德里，擁護者和朋友們，在各處等待着我們。我看見他們已經在開戰了。

將
軍

(天上，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力量中，閃耀着遠遠的失火的紅光)

兵士們！我們開始戰爭。共產黨徒、工人、無神論者和猶太人，盤據着西班牙。三天之內，我們要攻進瑪德里。在第四天上，三十萬匪徒將要全部被槍殺。兵士們！記着我們的戰爭是新式的戰爭！在新式的戰爭中，被征服者是要全部消滅的。兵士們！對自己宣誓！共和國的房舍是你們的。共和國的婦女是你們的。共和國的女兒是你們的。其餘的一切，我們都可以據爲已有。前進吧，災難是瑪德里的！

(軍隊在黑暗中移動着，在戰鼓聲下是一陣陣枯燥而清晰的行軍聲)

將
軍

(對走過去的軍官們叫) 西班牙的軍官們！武士尊貴的十字軍的子孫！你們的土地讓農民的牛去耕種，你們的領土將要交出來做俱樂部跟病院。誰要是吝惜這個，誰就是卑怯的人。很快的勝利和巨大的光榮在等着我們。在瑪德里，沒有軍官，指揮無人。他們不知道「紀律」這個字。陸軍歸向我們。砲兵歸向我們。海軍歸向

我們前進吧，災難是共和國的！

（軍官縱隊前進）

將
軍

（對走過去的飛行家們叫）尊貴的德國的義勇軍人們！坐上飛機吧。轟炸西班牙的土地，轟炸她的每一尺土地。征服共和國。只要我們剛一攻進瑪德里，我們在法國的朋友就會跟着我們的例子，那麼，歐洲馬上就預備神聖的同東方的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你們要打倒西班牙的共和國，打倒俄國的布爾什維克。

（戰鼓聲響遠了，將軍從高處走下來，走在後面，參謀官追隨着他）

（海岸寂寞了，只有天上仍舊照耀着一道紅光，無綫電的浪子在天上）「寫着『瑪德里報告，瑪德里……請聽晚上的音樂演奏……」」遠遠的梵鈴聲可以聽見。後來，梵鈴聲由高而破裂，天上現出一些火的字兒。牠們生長着，增多着，「共和國在危險中，法西斯蒂將軍們暴動，共和國在危險中，西班牙國民，武裝起來！武裝起來！打倒叛軍！」

(海浪的驟音停止在轟聲中，一會兒水波打擊着海岸——浪濤又生長起來，在這種轟聲中，依然可以聽見一些單獨的聲音：「武裝起來！武裝起來！武裝起來！」)

這是人浪在叫嘯，我們瞥見一個擠滿着人的巨大的兵營院子。人們抓着武器，脫下外套，量了量鋼盔的和小便帽的尺寸，塞着旗子，昇起告示帖子，排成一隊，獲得了彈，臨行互相地告別，致意。他們全體迅速地移動着，眼睛首先一致地眺望着這剛才擾亂過的防禦區的全景，後來才停留在隱約可見的高地的中央，司令官們登上高地，有一個「普通人」也登上了高地，他舉起捏成拳頭的手。

普通人 我是民族的子孫，西班牙共和國的國民，願意加入人民軍，發誓把一切力量供獻

給共和國和牠的政府。把我自己的生命交給我的共和國的軍隊，交給我的民族！

司令官 你是誰？

普通人 我是金屬工人，從畢斯加耶來的。

司令官 我們把你編進第五軍團，同志。
普通人 我要奉守這種榮譽的，司令官。

(下，三個農民上。)

第一個 我們在加斯既里區域種地，我們把勞動交還給我們的教堂跟地主的手。

第二個 我們全村莊有兩支火繩鎗。

第三個 請給我們十支來福鎗吧，我們好去打走法西斯蒂的餘孽。

司令官 我們給你們十支來福鎗，農民們。

(農民們下，三個煤礦工人上。)

第一個 我們是從亞斯杜里來的，煤礦工人。我們腰上帶着炸藥。

第二個 我們要點燃香煙做的火繩。

第三個 我們丟炸彈，對準一百米突遠的目標。

第一個 請把我們的名字登記在第五軍團裏。

司令官 用腰間的炸藥打仗吧，煤礦工人們。

（煤礦工人們下，一個女畫家上。）

女畫家 在瓦林西亞我畫過寫生畫。現在我願意開鎗啦。我是女畫家，我有正確的眼光。拿

武器來，司令官！

司令官 你的武器在你自己身上。給我們畫一張告示吧。畫一張讓戰士們一瞧見牠，心兒

就受着最猛烈的感動的那樣的告示。還有，替我們寫幾個口號，要簡單、明瞭、恰合

我們的目的。替我們寫了口號去射擊吧。

（女畫家下，幾個新青年上。）

擦皮鞋的 我是給瑪德里的遊客和少爺們擦皮鞋的，現在我願意擦擦自己的鎗胴子。

送報夫 我是在唐·吉訶德紀念碑旁邊賣報紙的。在報紙上，我讀到人民軍募兵的消息，

我願意打仗，直打到讀到報紙上載着人民完全勝利這消息的時候……

（下，大學生跟亞尼達上。）

大學生 我們情願一道走。

亞尼達 我們相互戀愛，我們很幸福。

大學生 我們是在薩拉曼克研究哲學的。

亞尼達 我們唸過非常之多的大書。但是，現在我們知道……爲民族而奮鬥——這才是

我們現在的哲學哩。

司令官 但是，這是戰爭呀，同志。

亞尼達 幸福的人，是帶着讚歌而死於疆場的……

（跟着來的一個人打斷他們的話頭。）

跟來的人 我知道，什麼是幸福。我是賣彩票的商人，幸福永遠不會贏錢的——假如你信任

牠的話。

(一個滑稽家擠退他。)

滑稽家 我是滑稽家。競技場的滑稽家，從巴賽隆來的，我會笑。對戰士們有益地笑，當他們休息的時候，我來笑，鬥着玩兒。請派我到前綫去吧。

(一遍問候的叫聲鎮壓着滑稽家。人羣伴隨着托兒列洛走進來。他好像來鬥牛似的，身著華服，走到司令官站的高處。)

聲

音

——對呀，托兒列洛！

——你領我們去嗎！

——萬歲，西班牙！

托兒列洛 我用自己的劍，殺過五百隻牛的。這些是順良的四脚牛呀。現在我可要刺那些對鬚的兩脚牛——法西斯蒂——的咽喉了。

(叫聲：「萬歲！」羣衆一齊擠上高處，母親（老婦人）同三個女兒鑽過人羣，走到滑稽家跟前。)

母親 請告訴我，孩子，這兒是在武裝民衆嗎？

滑稽家 是這兒。不過，你捐不起鎗呀。

母親 我知道。假如我再活轉去十五歲也好呀！噢，在五十歲的時候，我還是一個有力氣的女人呢。不過，現在我帶着女兒們到這兒來。我有三個年青女兒，在她們之間，我分配了我的年齡——而且我還想留着活下去哩。

滑稽家 那末，前進吧！(叫)讓路！給母親讓條路出來！

(羣衆讓開，滑稽家領母親到司令官跟前。)

滑稽家 同志！這位婦人帶她的女兒來了。

母親 我一共養她們三個。這就是她們。長女叫康卡，年輕些的叫洛齊達，這是柳霞。她還

很小哩。她一直都同我在一道生活的，她要送花給你哩。他們的父親是做石匠的，普利謨·第·黎威拉把他鎗斃了。一個老婦人對獨裁者能做出什麼呢？老婦人只好把關於父親的事情講給女兒們聽。好，我的女兒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請給她們軍械吧，同志！

羣 衆 給她們軍械！

司令官 她們有了。

康 卡 我願意駕飛機，扔炸彈。

司令官 勇敢的志願。

康 卡 我整個的生活在山裏過的。我學會了從山頂上瞧溪澗，尋找險隘地方的村鎮。我會從山上用炸藥悶死魚，我知道應該怎樣從高處扔炸彈，請允許我上飛機吧。

何 哲 允許女孩子上飛機吧。

司令官 你是誰呀？

何 哲 我是何哲，四風飛機上的飛行家。我要教她開鎗、扔炸彈。你不怕死嗎？

康 卡 我不會死，起碼我也得瞧瞧莫斯科的……

何 哲 你應該生成一個男人就好啦。

康 卡 你不大知道西班牙的女人。

司令官 你願意往那兒去呢？洛齊達？

洛齊達 進你的軍隊。我知道，你是米古哀利，你曾經建築過一條跨過我們村鎮的道路，我還吞過水給你喝哩。

司令官 對呀，我做過石匠的。

洛齊達 我還是一個女孩子，可是石匠已經變成司令官了。

司令官 可是女孩子快要變成爲共和國而戰的勇士了，握手，同志！這就是你自己的同志。

母親

（對包圍着洛齊達的人們）給我瞧瞧你們吧，孩子們。我一定要記着你們的面孔，因為你們是同洛齊達一道去的呀。愛她吧，她是一個仁愛的女孩子，勇敢、爽直。她是我的好女兒。

司令官 得了——她是的。

母親 現在，她已經遠遠地離開我了，她的思想同你們一樣。誰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

恩利軻

（上前一步）過一個禮拜，我們就會遇見的。我們一禮拜就會攻破（富郎科）將軍的。告訴你，我就是恩利軻，（對柳霞）把你最后的一朵花送給我，小姑娘。我把牠插在我短鎗的胴子上。好，我要憑着你的眼睛閉鎗。你那雙又大又奇異的眼睛，我閉鎗，并且要射落法西斯蒂軍官的心。一個禮拜我們就要粉碎他們。

柳霞 這是一定的，你很勇敢。

恩利軻 我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全都是勇敢的，我們自我教育着大無畏的、自由的人格。我們有黑紅色的旗子，紅色——這是鬥爭，黑色呢，象徵人的思想黑暗。你明白嗎？

柳 霞 不。

恩利軻 跟我一道走。我把你造成一個很好的無政府主義者。

柳 霞 可是，媽媽呢？

恩利軻 媽媽！媽媽是對於小孩子的。（對販賣帽子的商人，）給我一頂無政府主義者的帽子。

聲 音 —— 給我民主主義左派的。

—— 給我左翼社會主義的。

金屬工人 給我一頂黨的帽子，桃洛列斯·依巴路利組織的黨的帽子。

商人 給你「派蕭那利亞」(熱情家)的帽子，萬歲！

羣衆 萬歲！「派蕭那利亞」……桃洛列斯。她到這兒來啦。

(羣衆湧到兵營門口。聽得出個別的欣喜聲，後來又混合在大衆的間候的叫喊轟聲中，這一切生長起來，擴大起來，在那勇健的合唱團的聲音裏，人民快樂之暴風通過着。羣衆充滿了兵營的院子，一邊清理着道路，給「派蕭那利亞」讓出路來。)

(桃洛列斯走路並不快，她是非常疲倦的了。)

(羣衆開始安靜下來，保蓄着這位婦人的力氣。)

柳霞 (對母親) 媽媽，這就是她。

母親 您好，桃洛列斯。我的女兒長大起來的時候，她們也要像你的。

桃洛列斯 (走到母親跟前) 讓她們將來跟生她們的女人一樣吧。(握手)

母親 我握到你的手了，桃洛列斯。我已經老了，而且忘掉哭了，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你

的啊。

桃洛列斯 你忘記了關於母親的接吻了麼？（擁抱母親）

母親 你是上帝派給我們的，桃洛列斯呀。

桃洛列斯 我是阿斯杜里亞的礦工的女兒哩。

柳霞 這好極了。

民衆 —— 我們要聽你演講，桃洛列斯！

—— 上講演台呀，「派蕭那利亞！」

演講

演講

—— 上講演台去呀！

（民衆領桃洛列斯上走廊去，民團兵在自己旌旗下排列着）

柳霞 瞧呀，媽媽，洛齊達已經排進隊伍了。還有康啓達也是的，讓我同他們在一道去吧，

媽媽！

母親 等你再長高兩個指頭那時候再去吧。

（桃洛列斯出現在走廊上，院子裏安靜一霎時，桃洛列斯開始演說，她的聲音變得很響的了，遠遠地也可以聽得見。疲倦的態度，無影無蹤地失掉了，現在在民衆前面是一位熱情的護民官和領袖。）

桃洛列斯 諸位民團兵！諸位前綫與後方的戰士！諸位勞動者和瑪德里的人民！畸形的叛亂

已經實現了，法西斯蒂出賣了西班牙。外國軍隊供給了他們大砲，這班在叛徒、強盜、摩洛哥人、法西斯黨徒之間的巢窟中招安收買得來的雇傭兵，整個討厭的賣國賊與野蠻人的烏合之衆，此刻正在進攻瑪德里，在不顧死生的掙扎，目的在佔領我們的瑪德里，——曾經使他們受了最殘酷的狙擊的偉大的城市。我們開始徒手肉搏。賣國賊們前一天已經把一切武器都讓給了我們的敵人——叛軍。但

民 衆

是他們沒能够衝過來。人民都說在暴動的頭一天就要開始鬥爭，應該勝利啊！這種呼聲，從民衆的心之深處爆發出來。我國的婦女永遠也不做壓迫者的犧牲品，我國的男子在刀擊之下永遠也不失足。大人、小孩、婦女、老年人，大家一齊匯成一條，一條有信仰的勝利的激流起來，西班牙人民！母親送走自己的孩子，不要哭，孩子是抱着必死的決心去出征的。婦女們必須有男子的犧牲的勇氣。甯爲英雄的孀婦，不做懦夫的妻孥！西班牙化爲廢墟，而西班牙人不能變成奴隸！我們應該永遠毀碎法西斯主義！與其屈膝而生，不如挺然地死去！

——與其屈膝而生，不如挺然地死去！

（歡呼。舉手。軍號在發信號。軍旗的人擡起旗子。民團軍隊開始移動。彈「吉他」的人們，小孩子們跟民衆走在前面，不知誰從人羣裏走出來，停留在前面，臉兒對着我們，唱着西班牙的革命歌：「我們去」唱得很快樂，響亮，而有刺激性。吉他「響了，花束從止廳上飛來。微笑的

面孔。軍隊從軍營裏走出來，他們好像去赴復活節的歡狂會似的。

（行列遠去了。「派蕭那利亞」站在走廊上，默默地送着行人。走廊下——母親和柳霞也站着，默默地互相擁抱着。遠遠地可以聽得見音樂，然而一會兒「吉他」又更加響亮地彈奏起來，那一位早就開始了唱歌的人，不知用什麼腔調依然在唱着自己的歌兒。但這兒已經不是在軍營的院子上，而是在日光融融的坦平山道上。這兒正是十字路口——小小的村莊之草房高聳着，遠遠地可以望見一座教堂。寂寞、荒涼。遠處山石疊障，山下十字路旁的石上坐着一個老農夫。他唱着這個歌。親手彈着「吉他」。靠近老頭兒是一個小男孩——他的孫子。民團隊伍沿着大道行走，阿斯托里亞的一位礦工領着他們。跟着洛齊達走的是大學生亞尼達，擦皮鞋的，送報夫——他們攜着手搥機關鎗，與子彈箱——和好幾個青年——新來參加的。滑稽家在後邊大步地跨着，同他走成一並排的是一個瘦長的牧師。）

我同孫子兩人是人家派來歡迎你們的，同志們。我們用了最後的力氣才走過來，並且是第一批到的。這是一封信，司令官。

老頭兒

(礦工讀信)

老頭兒 神父，你同人民一道走吧。這樣可以使我同教會講和了。

擦皮鞋的 別講和得那麼快吧。我們剛才到寺院去抓着這個神父的。他拿聖水澆機關鎗，唧

唧膿膿地禱告，弄着鎗的標準螺旋。

滑稽家 因之，我們現在握着這神聖的武器，就是魔鬼現身，我們也不害怕。

礦工 到我這兒來，同志們！

(衆人包圍着司令官)

礦工 我們剛才走過達拉威拉。達拉威拉已被叛軍佔領了。

(靜默)

老頭兒 達拉威拉是被佔領了，叛軍正在往這兒移動。他們都有新的武器和衣服。村莊空

了。年青的人打仗去了，母親、老頭兒和小孩子躲在那兒鐵路隧道的地洞裏，那兒

約有一百多人哩。

礦工

這就是本地的道路圖，瞧吧，米古哀利的民團正從維爾的左邊移動；右邊呢，是查列士的民團，他們應該在這兒相遇的，爲着開始共同的進攻。叛軍從達拉威拉橫面衝過來，目的在取得十字路，打倒一部份民團。（走到牧師跟前）我們放脫你神父，此刻我們還沒有到捉俘虜的時候。但是，你應該對着天，耶穌基督，和神聖的瑪里亞發誓：你要懺悔罪惡，只去做傳教工作。

牧師

憑着天父，天子和聖靈。我懺悔、發誓。

滑稽家

再見，神聖的耶穌教徒，在公衆面前，我們不致於走開……哦，胡說八道……牧師

和滑稽家是很美麗的競技場的配偶……

（天空中聽得見生長起來的轟聲。）

滑稽家

聽見嗎？這是天老爺在生氣，牧師說謊的懺悔啦。跑吧，趁雷還沒有打你的時候。

(牧師遠去了。)

送報夫 飛機！

礦工 你們中間誰能跑得快？

送報夫 我每天都在瑪德里跑的。

擦皮鞋的 沒有一個警察能追得着我的。

大學生 我贏過「馬拉松」賽跑哩。

滑稽家 我能用手跑路的，假如腿挨了鎗傷的話。

礦工 (對送報夫跟擦皮鞋的) 你們往右邊跑去迎接公查列士，(對少年和滑稽家) 你們沿着左邊的大道去迎接米古哀利。你們一定來得及警告他們：不要在這兒會合。另外還有一條朝北去的道兒可以走，瞞着叛軍，就到那兒去會合。你們一定來得及跑到的，一定……假如一個失陷了，另外一個就沒有理由停留的呀。

滑稽家 可是你們呢？

礦工 我們留在這兒。

滑稽家 他們留在這兒……哈……哈……可是我們跑。表演開始啦！

礦工 我們留在這兒，爲的是可能把這十字路防守得長久些。

大學生 那麼你呢，亞尼達？

亞尼達 我預備送子彈。

滑稽家 表演開始了……（跛腳，用假嗓子）噯噯噯，污辱我……我跑，我怕死……我跑開

……我墜交。我跌倒……請坐，同志們，我給你們談點什麼快樂的事兒……

礦工 這是什麼意思？

送報夫 這就是說我們也要留在這兒。

礦工 同志們！民團一定來得及在另一條道上會合的。

大學生 我們不離開你們。

礦工 我是你們的司令官呀，你們應該服從命令。

大學生 我們重選司令官。

滑稽家 我將來做你們的司令官，無論誰都不許遠離十字路口，逃往任何地方去。

大學生 我們爲着我們的女孩子而死。

洛齊達 可是誰將要爲西班牙民族而死呢？這是怎麼回事？是打仗，還是同女孩子閒逛？你

們是民團兵，還是遊客呢？誰稀罕你們的勇氣呢，假如不好好兒利用這勇氣的話。

擦皮鞋的 我們不同意從你們身邊跑開。

洛齊達 你們不同意，可是時間到了，敵人同時間一道到了呀。

大學生 那末，你們逃吧，我就留在機關鎗旁邊。

洛齊達 我們是女孩子，我們比你們要弱些，我們不能跑久，但是我可以開鎗射擊呀。我們

一定要防守十字路口。

亞尼達 我們也要防守她。

大學生 你們太年輕了。

洛齊達 我們年輕，我們有年老的來福鎗呀，但是，我們的生命不屬於我們，而是屬於信賴我們會保護她的西班牙民族的了，叛軍不會撲滅西班牙人，而我們的軍隊也許會全軍被撲滅。應該知道，應該會犧牲生命。要和西班牙民族的擁護者的身份相稱。

（轟聲生長起來）

洛齊達 敵人並不爭論問題，只是朝這兒前進。前進吧，同志們！

滑稽家 她對的。我要跑了。我的心沒有話說，也沒有時間來告別了。

大學生 亞尼達！

亞尼達 我要唱着讚歌而死。

礦工 誰想到死？趁着有子彈的時候，我們要防守。

大學生 我們跑吧，我們還來得及同民團一道回到這兒來的。

（四個人分各方面跑開）

礦工 （對兩個女孩子） 你們是有功勞的民族的女兒……

老頭兒 你們不是有多餘的鎗嗎？同志……

礦工 沒有，老頭兒，你還是把孫子領開，自己逃命的好。不過經過村莊的時候，要召集人民來參加偉大鬥爭，而且你要唱關於兩個年青的西班牙女孩子的歌給他們聽。

（老頭兒和孫子慢慢地走開）

礦工 互相握手吧，同志們，他們已經逼近來了。

（鬥士們互相擁抱着）

亞尼達 所有的子彈都在敵人手裏，但是，最後終歸是我們的。

礦工 我們生命的背後，有着一百多個我們的同志，但願這些比我們激烈十倍。最忠心地打仗，好好地監視敵人。

洛齊達 我已經瞧見他們了，我不能失去目標。

（戰士們藏在掩護下。洛齊達緊靠着機關鎗，驚心的吶喊，通過在隆隆的砲聲中，巨大的可怕的敵人勢力正在活動着。雷克車的鐵梯，大砲的齒輪的轟鳴，軍號的歌唱。這一切騷音交流着，生長起來而且增多了，預備着摧毀這小小的軍隊，戰士們躺着不動。一會兒隆隆的砲聲增大了已逼近的飛機的軋軋聲。這時候，洛齊達的手提機關鎗開始無聲地震盪地戰慄起來……）

（交戰開始了……飛機飛得很高，然而已經不在伏着兵團兵的十字路口，而是在另外一塊地方，另外一條道上，在村莊的邊境上，立着母親的草屋。在草屋近旁的大道上堵着泥士

跟石頭袋子的堡壘，這種堡壘是婦女們堆成的。她們此刻正在榴蓮裝在手搥篩和袋子裏的石子和泥土，停下腳來剛好瞧見飛機。在這些婦女之間有母親和柳霞。

柳霞（抬起頭來）這也許是康卡吧！康卡已經會飛了。她坐在攜着炸彈和機關鎗的飛行家後面，往下瞧着。她已經開始射擊敵人的飛機了。

母親 康卡老是很悲觀的。戰爭之後，她願意到俄國去，瞧瞧莫斯科，她說瞧不見莫斯科不死的。

第一個婦女 在俄羅斯天氣很冷，那兒經常吹風下雪的。

柳霞 在俄國也這樣打過仗的，跟我們現在一樣。

第一個婦女 我三個兒子上前線去了，最末的一個是昨天在哀可利亞爾領導之下離開的。

第二個婦女 我的丈夫在那兒已經兩個月了。

第三個婦女 瑪利亞到安郎汝哀司去了。她的丈夫在那兒。到他那兒去……把她親生的女

兒留給了我。我得儘可能地養活她。

母 親 大家都出去打仗了，大家都去。大家有力氣，有良心的，都去。

柳 霞 我有力氣有良心呀，可是不讓我！

（牧師沿着大道走來，走近婦女們跟前，對她們祝福，婦女們停下腳來。）

牧 師 假如你們做好事，對於你們和你們的工作都有福氣的，上帝已用食指指着那罪惡的西班牙的土地，要把牠化為灰燼。但是他正在痛心切齒。我從前纔來的，共和國軍隊已被打敗了，可憐的人羣逃走了，給恐怖擁抱着。我們替上帝的僕人禱告勝利，不信教的，黑暗的奴隸。

（婦女們不說話）

牧 師 你們爲什麼沉默着？是什麼樣的悲哀把你們的舌頭封鎖住了？還是你們不願意禱告呢！

(婦女們的喜沉默)

牧 師 或者是你們沒有什麼告訴你們靈魂的牧人……神父呢？

第三個婦女 我們爲了保衛民團在建築炮塔。

牧 師 那末，讓正直的上帝同你們村莊的土地平靜吧，可是，他要引你們上炮塔去化爲灰燼的。

(他匆匆地走開，婦女們監視着他。)

第三個婦女 ……知道了，這就說，從新來耕種那瘠貧的土地，耕種到最後；勞動着……永遠不仰起臉來望望天，甚至於連紀念日也烘不成煎餅……

柳 霞 他說得不對。

第一個婦女 他是牧師呀。

(兩個青年疲乏地拖着腿兒在大道上走着。)

母 親 誰在道上走？

柳 霞 民團兵。

第三個婦女 叫他們，趕快叫他們。

母 親 他們到我們這兒來歇歇氣的。

(婦女們奔忙着食物和水。)

柳 霞 萬歲，同志們！我們每夜都等候着你們，我們烘好了煎餅，誰也不來。我們佈置了碉堡作爲你們的防護。請說吧，我們有勇氣嗎？我們友愛地防守着，對不對？

第一個民兵 對……

柳 霞 這我已經知道了。

第一個婦女 這水給你，請喝吧。

第二個婦女 這一杓給你，洗臉吧。

第三個婦女 喝吧，請喝水吧，不必吝惜。我們留了許多杓水的。那怕就是一點兒細小事情。我們是極樂意侍候你們呢。你們疲倦了，辛苦了你們，你們受傷了嗎？

第一個民兵 我們還是走的好……

第二個婦女 這兒來過一個牧師，他恐嚇我們……

柳 霞 他對我們說謊，彷彿共和國國民都從將軍那兒逃跑了。我們知道他們有飛機和大炮，只是我們不怕這些。

第二個民兵 我們從這兒走……

柳 霞 是不是你們不讓他們上瑪德里？我們要離開共和國，對麼？

第一個民兵 （困難地）對……

母親 告訴我，孩子們，你們遇見一個隊伍沒有，那里邊有一個高個兒的女孩子，名字叫洛齊達的？

第一個民兵 洛達齊？

母 親 洛齊達·沙維娜，我的女兒。我親身送她到瑪德里去的。她臨走的時候，發誓要寄

給我一點兒消息的，但是什麼也沒有寄來。也許是沒有工夫吧。

第二個民兵 洛齊達……

母 親 多麼好心眼兒的女孩子呀！你們也許一下子就會認出她的。她的左邊臉頰上有

一顆痣。

第二個民兵 够啦！我不能（跳起來。）我們不是前綫上的英雄，我們是逃兵。我們逃避飛機的。

這，可怕。我不怕機關鎗。我赤手空拳地走向機關鎗那兒去。但是，這個豬獯飛在你頭上的時候，那你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我們的司令官被炸彈炸傷了。洛

齊達留在司令官後面……我們大家都愛洛齊達，可是我更愛我自己……

第一個民兵 我們逃走了，我們沒有回過頭去瞧一下……我們繞道村莊，爲了不遇見任何

人。可是，我們沒有地方可以逃……

第三個婦女 因為你們逃開了自己……

第二個民兵 現在我們怎麼辦呢？你說？

（沉默。孫子跑來。）

孫子 公公在那兒？你們沒有瞧見公公嗎？民團兵來了……公公在我們後頭了。民團兵停留在這兒。你們要遇見民團兵的，我也要上前綫去了。萬歲！（跑開）

（婦女們跟着他退。司令官，米古哀利跟恩利軻進來。）

恩利軻 柳霞？

柳霞 你好，恩利軻！（到米古哀利面前）米古哀利同志！這兩位戰士是從前綫逃來的。

恩利軻 假如他們不願意鬥爭——讓他們去吧。革命會跳過懦夫的。

柳霞 他們請求派他們上前綫去。他們發誓要做一個為共和國而死的英雄。我相信這

種誓言，而且我請求同他們一道去。

米古哀利

這就給你們第一個使命。公查列士的軍隊到此刻還沒有開到。你們做偵探去！

——迎接軍隊。西班牙——勞動共和國希望着你們。

第二個民兵 現在讓天空給飛機遮黑吧，讓他們只對準我射擊吧，我不往任何方面動搖了。

（兩個戰士退到下邊的道土。）

恩利軻 你跟他們糾纏沒有意思。

米古哀利 這是農民青年，恩利軻。應當教育他們鬥爭。

恩利軻 農民們是制止革命發展的。

米古哀利 革命勝利只有同農民在一起。

恩利軻 你擴大革命，同時鞭打革命。

米古哀利 鞭打革命——就是絕滅牠囉。

(大學生滑稽家跟一隊戰士跑到米古哀利跟前)

大學生

米古哀利！全軍在等待救援中間。我們衝過去援助他們。吹出發號吧，米古哀利。

滑稽家

我們走小道去——比較近些。我們跑，我們會成功的。我們去攻打法西斯蒂的後方。現在我們人數多了。

米古哀利

公查列士的軍隊還沒有到，同志們，我們首先應該聯合起來。

大學生

他們會追着我們的，趕快，米古哀利，前進！

米古哀利

不能，我的朋友。

恩利軻

不能——這是懦夫的話。他們願意援助同志們！這是值得感謝的。我自己往前衝了。

米古哀利

你破壞軍事紀律啦，恩利軻。

恩利軻

那末我喊：打倒紀律，牠限制勇氣和感情！

大學生和滑稽家 對呀！同志們跟着我們衝呀！

米古哀利 沒有紀律，我們就不能創立軍隊。

恩利軻 那末，我們就不須要軍隊，我們以自由人格的英雄主義來戰勝法西斯蒂。

米古哀利 英雄主義生長在鬥爭中間，鬥爭領導人民，人民聯合成軍隊——軍隊以組織、剛毅和紀律戰勝人家。

大學生 我不願意討論。

滑稽家 洛齊達在那邊哩。

恩利軻 我們還是應該援助他們。戰士們，心兒活着的真正西班牙人，跟我走！

聲 音 衝呀！

米古哀利 不准離開！誰敢破壞命令，我就鎗斃誰。你們不會打仗。你以為這種戰爭是鬥牛或者廟會場裏的打架麼？這太荒唐了！假如我們不能克服自己，假如我們願意自己

被打散，打成小塊，而還個別的自稱英雄，自誇勇敢的話，法西斯蒂會粉碎我們的。洛齊達在那邊，你們叫呀。但是這兒有一百個戰士和別的一百個人急於要同我們聯合，爲了我們的力量可以增加兩倍，甚至十倍……

(沉默)

米古哀利 我們要等公查列士，同志們……

滑稽家 他對的，跟洛齊達一樣……

母親 對不起，司令官老爺……還有你，大學生老爺……還有你，滑稽家老爺……同志

們，我是洛齊達的母親……你們剛才議論到她……她沒有到這兒來嗎？

(沉默)

滑稽家 (快樂地) 你怎麼你的洛齊達……別着急，她這就回來……她在那邊……她……

……(突然手一揮，放在右上)再也不適宜做滑稽家了，不會裝腔作勢。

母親 哦，明白了……就是說她不在這兒……我明白了。

柳霞 同志們……洛齊達不在隊伍裏。用我代替洛齊達吧。我已經會輕巧地舉得起馬

鎗了……我會爬山，而且熟悉這兒一帶所有的小道跟路程……我發誓要遵守革命的紀律，我將來受了傷的時候，也不哭。

米古哀利 母親怎麼說？

母親 現在就走。

米古哀利 我們把你編進隊伍去，柳霞。我們此刻沒有多餘的馬鎗。不過從法西斯蒂軍隊那兒奪過頭一支馬鎗來——就歸你有。（對戰士們）同志們！這個婦人已經衰老了，最後的一個女兒也要離開她了……可是她的眼睛還是乾的，話還很強硬。應該學習克制自己的感情啊，同志們。我們的朋友已經去世了……我們要默默地記着他們……

(戰士們脫帽)

米古哀利 我們要用加倍的努力去鬥爭——補償這個損失!

(孫子跑來)

孫子 第二軍已經到了，只是同他們在一起的女孩子不在了。我的女孩子在那兒呢?

(跑下)

(第二軍的司令官公查列士上，同他在一道的還有擦皮鞋的、賣報夫、兩個過去的逃兵和戰士們)

公查列士 萬歲，同志們！我們已經聯合了，戰綫已經佈置好了。我們從這兒出發吧。

(突然間，天上的軋軋的騾音迅速地生長起來)

恩利軻 飛機!

米古哀利 哦！熱燙的雨點來了。散開，躺下去。

(騾聲擴大起來)

擦皮鞋的
還有飛機從那兒來的？

賣報夫
這不是他們的……這……這是共和國國民的。

全體
萬歲！共和國的爆炸機！

柳霞
也許康卡在那兒吧？

恩利軻
牠對着法西斯蒂那邊飛過去，要開火了。

(於是大家忘記了危險，身子貼近牆垣，屏息不作聲，觀望着天上。)

柳霞
萬歲，康卡，打呀。跟牠追你打一樣。

恩利軻
牠們從各方面，包圍牠了。五個打一個，混蛋東西！

(全體興奮而又快樂的吶喊：a……a……a……a……a……)

滑稽家
頭向下，在懸崖上！那兒是大道呀！

大學生 又來了，又來了，轟炸呀，轟炸呀！

柳 霞 牠追着牠的尾巴了……逃了。別逃呀，雇傭兵法西斯蒂的黃金不會救你的。

(衆人的吶喊聲：嗚……嗚……嗚……哈萬歲萬歲！)

孫 子 烟火、爆炸……萬歲，共和國的飛行家！

(衆人驚心的喊叫：a……a……a……a)

柳 霞 這是什麼？

米古哀利 不好了……

柳 霞 牠在空中顛跛了……

恩利軻 牠撞擊了三架飛機，撞穿了他……

(衆人吶喊：要落下來了，要燒起來了，要落下來了……)

柳 霞 掉下了！

(沉默。衆人徐徐地低頭。)

米古哀利
吹出發號，同志們！

(軍號吹着，戰士們一聲不響地分散。)

(母親一個人坐在草屋門限上，手支着頭，往地上看。一切都陰鬱起來了。她老是坐着不動。圓圓的月兒對着草屋的門限放出清輝。一位老農夫攪着「吉他」走來，疲倦得差點兒不能走路了。他停留在草屋旁邊，後來才走去同她坐成一並排。)

老頭兒

他們一齊死了。他們轟死了還在繼續開鎗。兩個女孩子是留在機關鎗旁邊的最後的人。敵人叫她們「投降」！可是她們竟用子彈回答。她們中的一個唱着歌，直唱到喉管被刺穿的時候。那時候，最後的一個女孩子抓住她的手鎗自殺了。她的名字叫洛齊達……叛軍們一到村莊上，女人、小孩、跟老頭兒都藏在隧道底下。誰也沒有歡迎勝利者。於是，法西斯蒂就把機關車放下隧道……我瞧見牠怎

樣移動……這……我失掉了知覺。後來我走到這兒來，恰巧遇着司令官，礦工。我不知道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但是我要唱一首紀念一個女孩子，她名叫洛齊達的歌。

（老頭兒開始唱歌，唱到他的歌兒的第一句之後，他就開始在夜的澄空下，荒漠區域中彈奏「吉他」了，這兒既無道路，又無草屋，也沒有母親，也沒有老頭兒。）

洛齊達之歌：

時間與生命匆匆地逝去，

有許多在我們生命中行將忘記，

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

洛齊達……你的名字。

洛齊達呀……我的心兒悲疼。

西班牙被自己子孫的鮮血洗淨。

我瞧着他們死亡——

洛齊達——你是他們中間的一人……

可惜你沒有擒着活的仇敵，

你的心兒就被自己的子彈射穿。

不，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洛齊達，你的名字。

（靜寂……後來又發出一陣柔細的聲音：「哈羅，馬德里。西班牙。我們繼續音樂會的播音……」）

（在皓月的光中，遙遠的火災的紅光中，我們可以分得清空虛的田野，茂密的矮林，矮小的樹枝。吉他在空中奏着——一會兒又是輕細的劈拍聲，沉默……）

人聲

「今天飛行家何哲和戰士康卡·沙維娜出發空中鬥爭——衝落了敵人兩架飛機，轟炸機『蓉克號』和驅逐機『加布龍』號。我們的戰士被法西斯蒂的羣機所包圍，迫不得已，飛機起火，降落在敵人的區域中。他們的命運是很明白的了。敬禮，感謝戰士的心敬禮——紀念他們……」

（於是，「吉他」又悲愁地響起來，輕輕的聲音唱着西班牙文的歌。歌聲與「吉他」聲消失在寂靜中。頓時變成可以聽見的低聲……）

她

再沒有多少路了，何哲伏在我身上，集中一切力量。我們得爬到遠一點的地方去

……儘可能的遠……

他

得啦，康卡。我不能了。沒有益處。

（正在滿地爬着的何哲跟康卡出現着。）

康

卡

何哲，親愛的，快到矮林了。往山林後邊去。那兒，他們不會找着我們的。那兒是我們

的。

何 哲 我全身都被損壞了。拋棄我，逃走吧，你說飛機沒有給敵人得到手，你說我們是光榮的戰爭嗎。三架飛機都跌成碎片了呀。

康 卡 我不離開你到任何地方去，何哲。

何 哲 那麼，我們死在一起吧。

(在微睡中開始安靜了。遠遠的音樂，繃細的探海燈的光在地上、矮林上搜尋着。)

何 哲 法西斯蒂正在尋找我們。我想飽喝一頓水。

康 卡 我們瑪德里城下的水堰開放了，爲了叫敵人不會過來。那兒有許多水的。

何 哲 我想飽喝一頓水。

康 卡 忍住吧。我很愛你，何哲。

何 哲 我本來想在勝利之後告訴你的，我想你將來做我的妻子……

康 卡 「讓女孩子上飛機去」……

何 哲 「你不會了解西班牙的女人」……

康 卡 我們不死，有人會跟着我們來的。我們健康恢復了，就到莫斯科去。

何 哲 到莫斯科路遠着吧。

康 卡 全是一樣……我一定要見見牠，我已經學會了一個俄國字「答凡里庶啓」——

——同志……你是我們的同志……到那兒，在莫斯科我要握你的手，答凡里庶啓。我要歡迎你，答凡里庶啓！別忘記我們呀，答凡里庶啓！（沉默下去）。

（又是一陣遠遠的音樂——瑪德里的無綫電。探海燈的光又在草地上閃過）

康 卡 噢……噢……我，我好痛呀。何哲……我要哭了。

何 哲 拿我的手槍去，也許會更輕快些……

康 卡 我不能死，多麼紅的天啦！

何 哲 這是達拉威拉火燒了……

康 卡 我不好了，親愛的……達拉威拉紅天……同志們……（突然幾乎是狂叫）何哲，瞧，

瞧那邊！這不是紅天……這不是紅天……這是我的莫斯科。我認得牠，何哲，我瞧見牠了，你瞧呀！

（於是凝固在最後的掙扎中的他們兩人，彷彿瞥見一個火紅色的莫斯科克林姆宮的側面像，從遙遠的紅天中生長出來，洋溢着，充滿着蒼穹。）

康 卡 現在我可以死了，同志們！（倒下）

（突然的黑暗。）

第二部

狹窄的街道上，毀壞一半的牆垣，婦女們一個緊挨一個地站着，結成一個密密的圈子，不知在觀看什麼。驚訝的、快樂的喊叫時刻爆發出來。

音
——
嘍！

——
還有——還有！

——
噢——噢——噢

——
指出來呀，我沒有瞧見！——

（甚至於連女民團兵也不努力遵守秩序——她自己被剛發生的事情吸引着，不去注意

婦女們阻塞着整個狹窄的街道，不讓新聞記者通過。婦女們中間有一個注意到新聞記者了，他對於剛發生的事件已經顯然地發生了興趣。他給一個標記給女民團兵，領她走開。

女 人 昨天我們抓住了一批壞人。他們滿城奔走，偵探消息。他們等候着富郎科將軍進行就近進城。

女民團兵 你叫呀！

（婦人去領來一個她自己的當民團兵的女孩子。她們三人走到新聞記者跟前。）

女民團甲 先生，拿證明文件來。別想跑開。

女民團乙 先生，雖然你是男人——但也不要忽略，我們並不是懦弱的女子。

婦 人 昨天我們還抓到過這樣一個人。他想逃開我們。我就心他直到此刻還在惋惜這個哩。

新聞記者 我也正在冒這險呢。這就是我的護照。

女民團甲 外國字。你是外國人，我明白了。

婦 人 這我已經知道了。

女民團甲 你能唸護照嗎？我可不能。

女民團乙 (拿護照) 莫斯……莫斯科……科……莫斯科……這是莫斯科的護照呀？

新聞記者 實在的。

女民團甲 (握着新聞記者的手叫) 同志們！這兒的人是從莫斯科來的呀。

(密實的婦女圈子，突然間散開，立在坦平的街的土台上的開放着的箱子露了出來。)

(婦女們奔到新聞記者身邊，包圍着他。)

聲 音 —— 同志！

—— 俄國人！

—— 我的天，他從莫斯科來的呀！

——他是俄國人！

——瞧，給我們送禮物來了。從莫斯科來的禮物。噢……噢……

（婦女們握他的手，拍他的肩頭，瞧他的眼睛。有一個女人忽然開始哭起來，另外一個跟着她啜泣。婦女們都揩着眼睛。）

女民團甲

（自己也快哭了）對不起，請您別介意！西班牙女人愛哭，但此刻她們真真是爲着快樂而流淚的，她們都是很堅強的婦女，凡事都不以爲可哀的，我知道。

婦人

（正在哭的）請您了解我吧，同志。多麼快樂呀！我們讀着莫斯科「三山」工廠的女工們的來信，我們聽着你們祝賀我們的無線電播音，您們援助的，鼓勵的聲音。我們早已在禮物之上流淚了，在誰也沒有瞧見我們的時候。

聲音

——瞧，送給我們的！

——牛乳油！羊皮紙包的！

—— 蓆袋糖！

—— 巧克力糖！

新聞記者 金的封皮，我認得。

聲 音 —— 凍牛奶。

—— 罐頭食品……

新聞記者 這全是同志米哥揚的製造品，品質方面我可以保證的。但是，誰得禮物呢？

婦人甲 瑪麗亞·沃兒節喀，那就是她。

瑪麗亞 我的丈夫在瑪德里失蹤六個禮拜了，沒有消息。

婦人乙 第一層，她是孀婦，第二層呢，她有七個孩子……

新聞記者 噢，依照我國的法律，你可以領兩千盧布的津貼了啊。

婦人甲 致於女孩子呢？

新聞記者 唔，自然囉。

婦人乙 她七個孩子裏邊有六個是女孩兒呀。

新聞記者 你的孩子叫什麼名字？

瑪麗亞 女孩子們叫克拉利達、康啓達、別比達、亞尼達、洛齊達和卡爾梅利達。男孩子叫胡

亞尼托，但總名是幌——蒲也納芬杜拉·亞獨利夫·沃兒節略·喀兒霞。

新聞記者 依照我國的習慣，只叫凡涅……

瑪麗亞 現在，我就要那麼地稱呼他凡涅。他還很小，甚至於手還不會拿小刀哩……噢，假

如我能够……我要用自己的一小滴血來寫封信寄去，表示永久的友誼。你們這

些人全明白我們，你們這一些人爲着我們，你們這一些呀！

女民團甲 他們這一些他們有成萬萬的人呢。

新聞記者 一萬七千萬人！

婦人乙 你們整個的偉大民族響應我們的鬥爭，我們將要多麼感謝呀！你會寫字，請您寫，

轉達他們……

聲 音

——轉達他們以巨大的感激。

——我們永遠感謝恩惠。

——我們的愛情與懷念。

——我們的眼淚也要轉告他們。

(近處的爆裂聲激起)

聲 音

——又來了！

——這是德意志的「禮物」……裏邊有一百個基羅格蘭姆的。

——牠馬上要轟炸了，要放火燒了……

——他們又開始了。

(驚心的迷霧)

女民團兵
進避彈網，同志們！

聲 音
——他們已經開始進攻了。

——同我們一道走吧，同志，告訴我們關於你們俄國，你們莫斯科，和你們同志的

故事……

(婦女們跟新聞記者在濃重的黑暗中蠕動着)

(叛軍們又進攻起來了，炸彈的轟轟聲越來越急，越逼越近。砲彈的噓噓聲，機關鎗的節奏。街和房屋已經全不見了，只有一片黑暗的夜，不斷的轟炸機的軋軋聲和無綫電在天上

「寫」着火紅色的字兒：「杜列托在叛軍手中……瑪德里在襲擊下……敵人在門邊……

大家一齊上前綫！)

(後來，在這些口號下，從砲彈的噓噓聲中帶來了電光般的星火。我們不聽見自己的射擊，

只聞着噓噓的聲音，這聲音越變越猛烈，斷續，局部地從各方面傳來。——後來，當星火消滅的時候，在那圓滿的日光中，展開着一幅山中交戰的全景畫。

（在這幅全景畫中，戰壕的前景上，用石頭、袋子和泥土武裝着。戰壕裏，共和國的戰士們緊靠着壁站着，射擊近處的敵人，每個人用各色各樣的武器，不斷地射擊。有一個伏在手提機關槍身上，另一個放出馬鎗裏的一個個的鐵丸，第三個是礦工，鎮靜地，撕脫藏炸藥的腰帶，點燃香煙來做的火繩，投擲炸彈，於是爆炸的聲音在遠處爆發起來了。他們一邊射擊，自言自語地重複說：

——不許通過。

——不許他們通過。

——永遠也不讓通過！

——還有一個沒有過來。

而且還有一個。

又還有！

我們不讓通過！

（新的爆裂聲，嘯嘶聲——交戰達到分野的激烈程度，接着是一片快樂的吶喊：

a a a a !

沒有過來！

走開！

滾開！

跑呀！

（散兵戰的嘯聲停止了，於是，全體戰士們好像奉命似地轉過背對着戰壕，互相擁抱、扶助、接吻，一會兒全體一下子坐在地上，偶然間哼出西班牙語的小調兒：

沿着溪澗與山邊，

師團前行——

爲的是用戰鬥爭取海岸，

與城寨里的白軍。

滑稽家

(指揮唱歌的，複唱) 爲的是用戰鬥爭取海岸。

全體

與城寨里的白軍。

(現在，他們坐着，擁抱着，受過太陽與火藥的燻燒，享受着勝利和安息的快樂)

(我們認得他們：柳霞、滑稽家、大學生、擦皮鞋的、賣報夫、兩個青年——過去的逃兵——和兩個礦工。他們中間有幾個被綑繫上……大學生頭上受了創傷。)

擦皮鞋的
哎呀……到底我們整個軍隊裏還是有最漂亮的司令官哩。

賣報夫
分隊的司令官，萬歲！

全體 司令官萬歲！

柳霞（站起來）司令官感激戰士，可是你不用讚美來清潔來福鎗。

全體（轉過身）噢……噢……噢……噢……

擦皮鞋的柳霞，神聖的……在這次戰爭之後，老實說，我們都是勇士了。

全體 休息！

柳霞 清潔之後，噫，立刻。（對滑稽家）我擦乾淨你的馬鎗，不過你要給我們唸報紙啊。

賣報夫（取出報紙來）民團報。西班牙人民陣綫第五軍的每日新聞。這兒今天有路易士

。第·達畢的一首詩。

滑稽家 拿來。萬歲，路易士·第·達畢！但是，我要親手擦我的馬鎗，鎗，好像女人！——不許

別人撫摸她的。（唸）

軍隊帶着武器

沿街急行。

瑪德里瞧見他們高興，
刺刀與眼珠一齊如焚。

沒有比隊裏更甜蜜了，

講到履行自己的本分，

在進攻中，第五軍！

在進攻中，第五軍！

大家身着鴿色的服裝，

猶如鴿色的天空。

在小小的陸軍中

却有偉大的英勇。

他們鬥爭的旗子——

騷然的紅絲絨。

在進攻中，第五軍！

第五軍，在進攻中！

（新的散兵戰的射擊的嘯聲。戰士們跳起腳來，奔到砲台跟前。）

大學生 又來了？

滑稽家 他們已經感覺到沉悶了。

賣報夫 沒有，他們打靶的。

礦工 誰爬到這兒來了。

賣報夫 這是從上面的避彈網裏來的……從那兒應該在砲彈下面爬……

全體 噢……噢……她，她！

聲音 是不是到我們這兒來。

——再也沒地方可去了。

——左邊，左邊！

——我爬去接她。

——現在不會接着她的。

全體 萬歲！

（桃洛列斯從上面進戰壕）

全體 桃洛列斯，萬歲……桃洛列斯！

（暴風雨般的快樂，包圍她，扶着她，同她握手擁抱。）

柳霞 桃洛列斯，親愛的！

礦工 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滑稽家 原來那邊只有夜間才能爬行的。

大學生 真不枉人家替你取個渾名叫潑辣家了。

賣報夫 你爲什麼要冒險呢？

柳霞 安靜一點兒，同志們。軍法要緊。桃洛列斯應酬他們，他們就不聽我的話了。

桃洛列斯 帶着很好的鬥爭來，孩子們，有誰受傷嗎？

礦工 小小的搔傷。

賣報夫 爲什麼你要冒險呢？

桃洛列斯 下一次，我要帶着傘來，那時候，就什麼也落不到我身上來了……（對大學生）你

自己的創口怎麼樣？

大學生 你願意我取下綑帶嗎？

桃洛列斯 別使傻勁。你們在這兒已經佈置好了。

滑稽家 就好像在旅館裏一樣。

礦工 我們的司令官很嚴格的。

擦皮鞋的 桃洛列斯，喝我水瓶裏的水吧。

賣報夫 不成，喝我的。

桃洛列斯 我要喝，喝乾兩個瓶裏的。

青年甲 請帶封信給我的母親，桃洛列斯。

青年乙 也帶一封給我的未婚妻，她離我很遠——在卡紀克司哩。

桃洛列斯 我寫信給她說你會應戰哩。

柳霞 這倒是當前的真理。

礦工 桃洛列斯，我把我的圍巾贈給你，作為紀念。

桃洛列斯 但是，我什麼也沒有可以贈送的。

礦工 你本身就是我們最好的贈品了。

擦皮鞋的 桃洛列斯，請試一試我的機關鎗——奇妙的機器。

桃洛列斯 (對柳霞) 嗯，親愛的司令官，你會交戰嗎？你信仰勝利嗎？

柳霞 我從來就不懷疑牠。

桃洛列斯 你們都是勇敢的戰士，我知道。不過，個別的勇敢事小。應該明白地自覺抵抗誰，射擊誰。我們射擊我們可惡的可怕的過去，和西班牙的布爾波諾夫跟普利讓。第一，黎威拉。他們想反過來悶死我們。很多人倚靠我們勝利啊。

大學生 可是，我們的子彈這樣少。

桃洛列斯 當初俄國的工人和農民跟白警衛軍抗戰的時候，他們的子彈還要少吶。他們在對方那兒搶得軍需。

柳霞 我們也在做這種事情呀，昨天，我們做了，佈置了夜襲，我們在這裏邊失掉了兩個

戰士。

青年甲 從我們村鎮上來的。

柳 霞 可是，我們攻破了機關鎗的巢窟，搶來了軍械，還帶回三個俘虜哩。

桃洛列斯 俘虜嗎，他們在那兒？

柳 霞 今天早晨我們反攻的時候，不能派他們到下面去，此刻我們還把他們藏在那邊懸崖下。

桃洛列斯 把俘虜帶來。

(兩個青年跟一個礦工下。)

柳 霞 (突地) 小隊集合！

(步兵小隊排列好了，米古哀利、恩利、軻跟新聞記者上。)

柳 霞 縱隊司令官萬歲！

全體
萬歲！

柳霞 在小隊裏，有三姊妹的名字，——全都入的戰鬥組。

米古哀利 謝謝，同志們！

恩利軻 我們找你啦，桃洛列斯，我要控告縱隊司令官：他是共產黨員，因此對我們不公平。

米古哀利 我是共產黨員，所以和你們很講究小禮節。

恩利軻 爲什麼你不滿意無政府主義者的小隊？難道我們不够勇敢嗎？

米古哀利 你們組織得不好。

恩利軻 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在上司面前不振作的。

米古哀利 而且不按時擦鎗。

恩利軻 我們的鎗，射擊得發燒了，要使牠涼一涼。

米古哀利 你們浪費了過多的子彈。

恩利軻 打仗就別吝惜子彈。

米古哀利 你忘記人家不販賣軍火給我們嗎，不干涉會一變而為封鎖了。我們由於軍需不足而停戢下來，可是你們還不節省。

恩利軻 因為無政府主義者常常在前面。

桃洛列斯 哎呀，恩利軻，不是常常（取報紙唸）「我一定要抱着全副莊嚴心注意無政府主義者同志們近來的情形，比如昨天，在一個戰綫上，一部份戰士們開頭很好地應戰，然而後來在突然退却的一霎間，就進行自己的需要，還宣稱僅僅服從於他自己的無政府主義的委員會。」有一次我就想同你們的分隊談談關於這個事實。

恩利軻 但是，這不關我們的事。

桃洛列斯 這可能就是從你們發生的。

恩利軻 我把你對分隊的懷疑轉達之後，再招呼你討論吧。

桃洛列斯 此地是前綫，可不是瑪德里的咖啡店。

米古哀利 而且我禁止爭論。

恩利軻 我服從就像一個服從的人，要反對就像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他帶着這種話兒，從戰壕裏跳出來。立刻子彈飛嘶聲起。恩利軻只是揮着手，開始採集近處生長着的鮮花。嘯聲接連地發出來。)

桃洛列斯 恩利軻，回來！

米古哀利 我命令你回轉來。

恩利軻 誰也不能命令自由人。

米古哀利 將來誰指揮分隊呢？

恩利軻 他們會打仗的，即使沒有司令官……(帶着鮮花跳下戰壕去)這束鮮花我贈給你，

桃洛列斯，作為我們對你的敬愛的標記。

桃洛列斯 (接花) 要知道，我在生氣你暴躁的疎忽舉動呢。

恩利柯 柳霞得着最後的一朵小花兒。我要插牠在你的鎗胴子上。好，現在我們來計算一

下。而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到底是比你們勇敢些。(下)

柳霞 我們也去採花來給桃洛列斯。(對分隊) 採花球去呀!(爬下)

米古哀利 回來！我要解散分隊。我重來調遣一切。你不是兵士，你是小孩子。

桃洛列斯 但是，這些小孩子却有一顆英雄的心呢。

柳霞 帶來了。

(二哨兵帶三個俘虜上)

桃洛列斯 (對第一個俘虜) 你是誰？

第一個 凡利蒲哀納。從凡利亞托里特來的，做鳥兒生意的。

桃洛列斯 爲着自己的鳥兒，你幹麼慌張？

第一個 我爲自己的生命耽心。法西斯蒂宣告在二十四小時內，誰不從軍，就鎗斃誰。我瞧見過搬運夫們上墳場。墳場的看守人發癲瘋，人家把他鎗斃。

米古哀利 不過，你可以走呀，你朝前跑了！

第一個 帶手鎗的軍官同我們在一並排跑，他射擊趕不上路的人。應該腳挨腳地跑，所以我跑了。

桃洛列斯 他們給你們吃得好嗎？

第一個 你瞧瞧我的臉孔——這樣……

桃洛列斯 帶走他，給他吃食去。我們要繼續我們的談話，而且我們保你還是一個戰士。（對俘虜第二）你從摩洛哥來的？

第二個（低着頭）「魯比」太太。

桃洛列斯 你知道，你射擊誰嗎？

第二個 「魯比」太太。

桃洛列斯 你知道，你給誰服務嗎？

第二個 「魯比」太太。

桃洛列斯 當他們遣派你來的時候，他們對你說什麼呀？

第二個 他們說：拿金子去，拿衣服去，拿白臉兒姑娘去，喝葡萄酒，燒房子。「魯比」太太。

桃洛列斯 帶他出去，給他吃。（對魯比）你是誰？

第三個 我是俄國人。我叫依凡諾夫。我不懂西班牙話。

全體 俄國人反對我們？

桃洛列斯 這是特別的俄國人，二十年前從俄國被趕出來的。

米古哀利 他不是俄國人，他是白俄。

第三個 我不懂。

(於是，新聞記者請求米古哀利允許他談話。)

新聞記者 我也是俄國人，我們談一談吧。

(俘虜戰慄了，分隊受感動。)

柳 霞 你從俄國來的？從蘇維埃俄羅斯來的嗎？

新聞記者 我是蘇維埃報紙的新聞記者。

衆 人 噢……噢……噢！

爲什麼你不早些說呢？

握手，同志！

同志，莫斯科！真理報！噢……噢……噢！

(於是，大家爭先恐後地同新聞記者握手。)

柳 霞 蘇維埃國的國民萬歲！

業 人 萬歲！

第三個 嗚，巴爾什維克匪徒！

礦 工 他說什麼？

新聞記者 他說他高興難見我。（對浮靈）你曾經在那兒同紅軍打過仗？

第三個 在彼列柯普城下。

新聞記者 怎麼我們沒有在那兒遇見呢？人們說得對：生活是狹隘的，我們的相逢不在彼列柯普城下，而在托列獨城下。嗯，白骨頭，西班牙的叛軍幫助過你嗎？你爲了錢被他們雇用，一切都出賣乾淨了，穿上士官制服——留下襤褸的衣裳。他們把你擲在門外，並且誰不給你擦癱瘓皮鞋？你腐爛了，而且發出叛變的臭氣，出賣了一切，出賣了一切，人類的髒物！你的主人們不會同你握手的。您到死沒有祖國，在人類的世界上不會憐恤你的。

第三個 你是說有人鎗殺我？

新聞記者 我是新聞記者，不能評定。

第三個 我自己猜想。

新聞記者 我希望。

賣報夫 你說什麼？你對他說的什麼，同志？

新聞記者 不過回憶幾件歷史上和地理上的事實吧了。

米古哀利 西班牙將要成爲你自己最後的地理學了，依凡諾夫。

(俘虜退)

米古哀利 (對記者) 你同他打過仗麼？同志。你們在他面前退却過嗎？

新聞記者 (招待戰士的香煙) 內戰不是閱兵典禮，白軍暫時攻陷了我們的城市，只是暫時的

攻陷……

米古哀利 我知道在聖·克魯司我們研究過史丹林格勒的被圍攻的。

新聞記者 不是史丹林格勒，而是查里承。史丹林格勒永遠不會被白軍攻陷，而且也不會被包圍過。

桃洛列斯 是呀，史丹林指揮守衛查里承，他不把牠交給白軍，因之，工人們因為紀念這個查里承，所以請求把牠改名為史丹林格勒。

柳 霞 你瞧見過史丹林、桃洛列斯？

桃洛列斯 我同他講過話的哩。

全分隊 (欣喜) 噢……噢……

米古哀利 史丹林格勒——這是你們的托列獨？

新聞記者 不是……查利承比較起來，更難守衛得多了。

米古哀利 那你們從莫斯科給我們派司令官呀，派那些保衛過查里承的，讓他們來教導我

們，

新聞記者

好……我不大能說西班牙話……

柳 霞

（握着他的手）別擲掉香煙盒子吧，既然牠上面有個莫斯科。康卡還沒有瞧見過牠哩。你不可惜麼？

新聞記者

我可惜我不能給你一隻大的。

柳 霞

什麼能比莫斯科更大呢？

滑稽家

你這幸福的傢伙，柳霞。

柳 霞

假如同志們不同意的話，那末，我們就來抽籤看誰得着牠。

聲 音

——你自己得着，司令官，交運了。

柳 霞

（瞧了瞧，隨後親吻了懷盒，就竊聽在左邊袋裏）幸福了。今天對於我們的分隊——

幸福的日子。

(傳令兵匆匆上遞一小包捲給米古哀利)

米古哀利

(噙着)「無政府主義者之分隊拒絕出發夜間偵察，在縱隊司令官未在他們面前道歉之前。」(對傳令兵)轉告他們：分隊將來要解散的。

柳霞

(上前一步)「三姊妹」的分隊只要太陽一下山，就出發夜間偵察。

(於是，太陽下山了，戰壕中黑暗起來，月亮出來了。在狹隘的山道上爬行着。柳霞與滑稽家分頭去偵察，他們默默地走着。滑稽家時常輕輕地吹口哨，而回答的口哨聲也可以聽見。那時候，他們向前進行着。但是，在道邊的懸崖上藏着敵人的埋伏。叛軍的身子隱約可見，他們正彎身對着崖石，等待着信號。)

(柳霞跟滑稽家愈走愈近，而且接近命運的埋伏所。輕敲的驚心戰鼓咚咚聲，繼續不斷地響着。一會兒之後，一切都安靜了一霎時，短促的吶喊聲——叛軍襲擊走過的人，擒住他們，鬥爭與黑暗掩蔽着一切……只有戰鼓咚咚聲繼續枯燥地響着。但是，現在已經不是夜間

在山裏，是在坍塌一半的母親的小房子近旁，在那婦女們建築了防守坵堡的村子裏，已經是早晨了。坵堡被法西斯蒂佔領了，坵上佈置了崗兵，草房裏設有叛軍司令部，司令部前面，站着一排步兵，客籍軍和摩洛哥人。

（新式的武裝在放光，戰鼓咚咚聲中，哨兵帶來一羣老年的婦女——建築了坵堡的——母親跟老農夫同她們在一起。衛兵們牽着她們被綁在背後的手，排列在草屋前。）

（牧師從婦女們後面出來）

牧師 我握過你們的手，告誡過你們，然而你們竟排斥我的告誡。我乞求上帝的忿怒，因

之上帝用食指指示着。大家還不預備回答反上天，反神聖的宗教，和反他的僕人的錯誤行爲和思想嗎？

（婦女們不做聲。）

牧師 你們固執在罪惡中，你們低下臉兒，上天和宗教賜我的威力，我要赦免執迷的過

惡。懺悔呀——你們說：誰告誡過你們？誰暗中替我們的敵人禱告？誰領導你們？誰忠告過你們？誰派自己的子孫來反抗我們的？

（婦女們不做聲。）

牧 師 神聖的宗教懲罰傲慢與拒絕的行爲，你們馬上就要出現在上帝面前的。懺悔呀！
我赦免罪惡。

婦 人 你不能赦免我的罪惡。

牧 師 宗教的天惠力量可以砍伐世界一切罪惡。

婦 人 我終生信仰宗教的神聖，信仰你和你謙遜的說教。我的罪惡，你將要同我的罪惡
一道咀咒。亞門！

（將軍上）

將 軍 噫，怎麼樣，神父？

神 父 她們的犯罪制裁她們，她們否認，因之不必有對她們的慈悲心。假如她們死去，她們都有罪惡。讓她們帶着她們自己的羞恥……到永世。我定她們宗教暴怒的罪，而且移交在塵俗的法庭手中。

將 軍 你們是共和國國民的母親。你們建築了這種障壁，爲了要抵禦我們的軍隊。你們願意在領主的土地上獲得豐收。你們將要受刑罰的啊。但是你們裏邊，誰供出共和國民要抓我們——誰就要被恢復自由。帶第一個上來。

(在這戰鼓咚咚聲中，孫子上)

將 軍 這男孩到底是不是在前方的要塞之間充當傳令兵的呢？

(沉默)

將 軍 你叫什麼名字？

孫 子 叫西班牙人。

將 軍 我們全是西班牙人呀。

孫 子 你們不是西班牙人，你們是法西斯蒂。

將 軍 你是共產黨員嗎？

孫 子 倒願意能够變成牠。

將 軍 我們要砍掉共產黨的頭。這就是他們的特權。我們把你派成一個共產黨，砍掉你的頭。

孫 子 萬歲！（有人領他到草屋後邊去，當他經過老頭兒那兒的時候，孫子對他說）再見吧，公公！你唱一個關於我的歌吧。

老 頭 子 孫兒，我同你一道走。最後一次了。（叫）自由的西班牙萬歲！（從隊裏走出來，同孫子走成一並排，唱着那曾經坐在十字路口的「吉他」上彈過的歌兒，人家帶走了他們）

（一位軍官匆匆地上）

軍官（報告）共和國國民從早晨起開始進攻了，他們猛烈地朝前衝着，我們的部隊在不能支持的狀態中，請下令調動後備軍。

將軍 沒有後備軍，我不能坐下。我一點鐘挨一點鐘地等待援兵。你們再多支持一會兒吧。

（軍官下，滑稽家上）

將軍 誰認識他？

（沉默）

將軍 你是誰？

滑稽家 我是競技場的滑稽家。

將軍 a……a……a……a……a。這很好，我愛笑，在巴達火啓我們粉碎了五百個工人——

——我們趕他們上競技場去，而且給觀眾佈置好機關鎗的。快樂啊，我愛笑。

(軍官匆匆上)

軍官 我固執地請求允許調動後備軍，孟喀特的縱隊正在向我們進攻，這是些勇敢的魔鬼們。

將 別攪擾我。你去調動後備軍，並且報告我們開始進攻。

(軍官下)

將 我們都是快活人，滑稽家。再說，假如你不會使我發笑，那可要把你吊起來啊。

滑稽家 滑稽家不能使滑稽家發笑的。

將 軍 滑稽家嗎？

滑稽家 是呀。你既然只是一個穿上將軍的漂亮禮服，大模大樣的出風頭的白痴。拖走他，我給你擦臉的樹皮，你全是一樣的不用肩甲來欺騙觀眾，廟會的市場要招呼你。你把你自己的副官的頭掛在耶穌基督的胸上——基督，神將，劊子手和賤奴——

——這不是滑稽的喜劇嗎？你交叉着兩手，鼓起肚子，拿破倫帽子帶起來，你就彷彿是那逃亡的老鼠——獅子似的拿破倫了。但是，甚至連拿破倫都沒有征服西班牙人民呀，你是什麼東西，你是廟會市場裏的騙子，在世襲的流氓居民的血泊裏，還往那兒奔呢！

將軍 把他的脚吊起來，吊在樹上。快，快。

滑稽家 我將要從這顆樹上唾你的臉，牛糞、菌子，出風頭去吧，用粉筆抹一抹你的臉，上市場去兜西班牙的生意吧，——滑稽家、笑漢、半聰明的瘋子和強盜。

(領他下去了。)

將軍 噢……噢……噢！我指示他。

(帶柳霞上。)

牧師 她是鄉下來的。

將 軍 哈！她不是三姊妹那一小隊的小孩子嗎？這女孩子的母親是誰？

（帶柳霞穿過婦人們中間，在每個人面前停留。她穿過一切人，並不回顧自己人，母親瞧着柳霞的面孔——鎮靜，滿不在乎。）

將 軍 我全打聽到了在她身上搜出了什麼？

副 官 莫斯科的香煙盒兒。

將 軍 她抽莫斯科香煙。也許你還用莫斯科的子彈射擊吧？

柳 霞 唔，也許我願意用牠來射擊。

將 軍（對副官）檢驗一下她的全身，你懂得檢驗這個字的意義嗎？

副 官 懂得，我的將軍。

（柳霞下，軍官上）

軍 官 形勢繁雜起來了，後備軍正在退却，必須你出席。

將軍 援軍立刻就要到的。

(軍官下，副官上)

將軍 嗯，什麼？

副官 女俘虜羞得哭了。

將軍 繼續下去。

(副官下)

(將軍默默地踱着，遠處有近似交戰的轟聲，可以聽見。)

(副官上)

將軍 嗯，什麼？

副官 她……她……將軍……

將軍 什麼？

副官 她叫——康敏主義萬歲。

將軍 (憤怒) 鎗斃她。

母親 (忍不住了) 你是我的女兒，柳霞，我的！

(軍官跑上)

軍官 前綫被孟喀特縱隊的先鋒隊衝散了，我們被包圍着。

將軍 我上陣地去。

軍官 將軍，陣地就在這兒了。他們已經逼近坵堡，我們無法防禦了。前綫的後備軍在戰綫上有一種撤退的可能——穿過林子，騎馬走，將軍。

將軍 再等半點鐘。

軍官 連一分鐘也沒有了。

(射擊的嘶嘶聲。崗兵從坵堡上倒下來。)

軍官連一分鐘也沒有了。

將軍配置活的防禦物。不許他們衝過來。

（於是被捆綁的婦女們由母親起頭，被排成一行——兵士停在她們後邊，這活的盾牌徐徐地朝坵堡上移動。坵堡轉過另一方面來對着我們；婦女們的影子在坵堡上逐漸多起來，升高起來。）

（她們上來，靜。）

母親（突然叫那已停止了射擊的人）開鎗呀！法西斯蒂站在我們背後，我感謝大砲，刺穿

我……開鎗呀！

（但是鎗聲沒有了。坵堡徐徐地轉過面來，在她們後面，我們可以瞧見草屋的內部，在靴裏面有牧師、將軍、副官和幾個將官，他們羣集在野外電話機旁邊）

將軍開坦克車到我們這兒來……摩洛哥的警衛軍已經穿過林子來了……我們只

能支持四個鐘頭……

副官 他們平靜了，他們不射擊婦女們……我們可以支持。

(兩個哨兵帶恩利軻上)

哨兵 這個人逃到我們這兒來。他想告訴應該做的……

將軍 哦哦！這來得正是時候。

恩利軻 解開我的手，給香煙來抽。

(離開他)

將軍 一面抽煙一面說吧，不過要趕快一點兒。

恩利軻 (抽着香煙) 我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生了司令官的氣，不去偵察。剛才共產黨員同我們走在一道。他們被捕了。當時全軍一齊進攻。什麼也不能阻止我們。我們就在這兒分裂了，因為你們在這兒用我們的母親做了防禦物。我們不能開鎗了。可

是你們的兵士們從活的掩護物下射擊我們，當時，我便決定到你們這兒來……他們等待着我的信號，爲了作新的進攻。就是牠，我最後的信號！（香煙挨近腰上的藥綿，藥綿輝煌地爆燃着。恩利軻移到門邊，隨手關上門。誰都驚駭得不能移動了。）

將 軍 腰上藏着炸藥。

恩利軻 紀律萬歲！

（突然的一團黑暗，接着在那很大的距離上顯映一個小小的草屋的側面黑影。一霎時之後，如柱的火燄和煙霧，將草屋化成碎片。）

（靜）

尾聲

(黑暗中，發着哀悼的貝多芬的三部合奏曲輓歌。)

(輓歌擴大起來，現出一個城市的大廣場，城市是美麗的，雖然一切都是頹壞的樣子，這一切頹壞東西發生着好像一些戰爭的紀念碑似的，人們包圍着大圓競技廣場。)

(告別的葬列扛着柳霞的屍體，覆着紅旗，進行到廣場上後面的護衛隊裏面，她的同志們分隊走着。他們垂放下來福鎗，這些人都是我們認識的。屍體後面走着母親和桃洛列斯。母親極簡單、沉默、鎮靜，還跟往常一樣。遠遠的砲聲伴着送葬列。城外正在開戰。)

(葬列停住了。屍體放下來。音樂靜止了。桃洛列斯同母親走上高處。)

母 親 再見吧。一切我已經說過了，當初送你去從軍的時候……假如我有第四個女兒，

我會立刻告訴她你經過的情形的。柳霞：現在，去吧……可是，我沒有再多的女兒了……（沉默）

桃洛列斯

我願意做你第四個女兒……（挨近她吻她）我們同你告別了，我們的女兒，敵人正在攻打我們的城門，我們也應該去了。走吧，再去打仗——猛烈地，沒有和解地直打到最後。我們遲早是要自由解放自己的。你最後的呼息是呻吟，然而你悲痛的呻吟，却是勝利的吶喊：「康敏主義萬歲！」這種喊聲，是你最後的歌唱。此刻我們在您的身邊歌唱這個歌兒：康敏主義萬歲！

我們不會贈給你告別的花圈。花圈是手織成的，可是一切自由的手在捏着武器，掘着戰壕，爲的是不饒過敵人。

但是，我們要贈給您最好的花圈，那燃燒在每個人心中的往自由之路、世界和平之路、人民大眾幸福之路。我們贈給你一個人的話，關於那個人你曾經問過

我的（唸）「瑪德里。致西班牙康敏黨中央委員會，何哲·第亞司同志。

蘇聯的勞動者唯有履行自己的義務，表示努力援助西班牙革命羣衆。他們盡了自己的責任，把西班牙由法西斯蒂反動者的壓迫下，自由解放出來，這不僅是西班牙人民部分的事情，而是前進的向上的人類全體的公共事情。

敬禮弟兄的問候！

約瑟夫」

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姊妹們！你們的朋友，西班牙的勞動者領導着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你們給了熱情的感激的祝賀，在你們幫助的鼓勵下，英勇的西班牙人民可以給你們相信在這個鬥爭中，不會灰心的。法西斯主義不會衝開，我們要掙扎，要扔掉牠。因之，我們要把自己所有的血，最後的一滴血都交在這個事業上。我們要打倒在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我們要證實對於我國法西斯主義的束縛，連存在

也不能的例子。去鬥爭，而且爭取勝利——同志們！

（米古哀利來到廣場上，高聲命令）

米古哀利

西班牙的革命軍！向戰地進軍！大步前進！

（軍隊來到廣場上。管絃樂隊奏着，軍隊很沉默、嚴肅，而堅強地走着。人民也沉默地致意他們。已不是「吉他」，而是銅器了，在行軍的進行曲中進到戰場前綫，不是普通的志願兵，而是英勇的陸軍在進行攻襲，前進。）

（當最後的帶着刺刀的軍隊經過時，發出了清晰的威風十足的脚步聲——）
（幕徐徐下）

一九三七年的五卅之夜譯完。

西班牙萬歲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A·亞非諾干諾夫

譯者 尤 兢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八日初版

話劇運動中

歷史名劇的提供

太平天國

第一部：金田村

陳白塵
四角五分

本書為「太平天國」第一部：金田村。係改訂的舞臺本。寫的是太平天國革命之起來——從廣西傳教，金田起義，以至佔領武漢為止的一段史實。裏面包含了許多可歌可泣，壯烈悲憤的故事。作者站在純客觀的地位，不歪曲，不武斷，將歷史的真面目，借藝術手腕重現出來。讀者可從這劇本裏，認出目前中華民族所應走的道路。

自由魂（歷史劇）
夏衍著
實價二角

武則天（歷史劇）
宋之的著
實價三角

漢奸的子孫
尤兢著
再版
六角

華倫斯泰
世界
文庫
郭沫若譯
甲種一元
乙種七角
平四角半

梁允達
創作
文庫
李健吾著
精六角半

賽金花（諷喻劇）
夏衍著
再版
一角五分

希德（悲劇）
郭乃意著
王維克譯
再版
實價三角

同春之曲（再版）
田漢著
實價五角

石達開的末路（小型）
陳白塵著
實價四角

五里霧中（小型）
宋春舫著
二角五分

生活書店總經理

生活書店發行

封底